

张毓书

ZHANG
YU
SHU

著

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
描写了极富中学色彩的生活细部
演绎了一幕幕爱情、友情与亲情的动人故事

爱情·友情·亲情的人生路

BAILAO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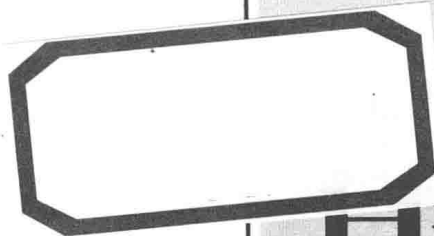
DESANCHIRENSHENG



白老师的 三尺人生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

著



老师的 三尺人生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老师的三尺人生/张毓书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143-5943-5

I. ①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3770号

白老师的三尺人生

作 者 张毓书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8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943-5
定 价 65.00元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一	爸爸的日记	001
二	山里出来个尚晶晶	023
三	网虫	044
四	丽人歌舞厅	067
五	孟康家访	089
六	竞赛进行时	113
七	正校长和副校长	134
八	潘老师的罗曼史	157
九	在主题班会上	179
十	在水一方	200

● 爸爸的日记

序曲

辐轮中学美丽的校园。

晨曦褪去，晨阳初露。校园的花园里，马路上，操场上，三五成群的同学，有的背着书包，有的手握书卷，他们谈论着，嬉笑着，漫步着……

校园西侧的花园中，传来一阵轻快地女声诗歌朗诵，声音犹如晨钟震响，清脆而厚重——

我像你一样

纯洁的灵魂在田野守望

我像你一样

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梦想

我迎着料峭的寒风

让花瓣遍地飘香

我是护花的使者

让我呵护美好的春光

让我们一起远航

我陪伴你徜徉知识的海洋

看着你茁壮的成长
我的心情豁然开朗
看着你欢乐的笑脸
我抹去了所有的悲伤

让我的生命汨汨流淌
我无悔地穿越时光
我愿把我的青春
化作你起飞的力量
我愿用我的心血
铸就你人生的辉煌

朗诵者显然是一位女教师，她的诗心感召着花园里每一朵花儿，花儿迎着朝阳绽开……

1

正值九秋，还颇有点闷热的天气透出一丝丝凉意。

早晨7点钟左右，宝城开始骚动起来。

这还不到上班的人流高峰期，各种各样的车辆稀疏而有序地在一条宽宽的街道上行驶。街道两旁的洋槐树悠悠地在微风中摇曳。

一辆“绿源”电动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向前驰去。纤纤的细手握得车把紧紧的，蹬踏在车身两边的双脚上，白色的高跟皮鞋有如两只在风中飞翔的乳燕。座上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姑娘，皱缬的红色真丝上装松松地扎在宽宽的皮带里，下身着一条白色的西式长裤，红白相间，艳而不妖，素而不俗。她齐耳短发乌黑油亮，白皙椭圆的面庞上两只水晶球似的大眼睛汪汪地盯视着前方。

这是宝城一个密集的居民小区，一条林荫大道通向小区深处，两边的树木显得蓊蓊郁郁。姑娘在这里突然减慢车速，右拐，进入这一带林荫大道，大道

上缓缓地有三三两两的少男少女前行，他们穿戴得花花绿绿，肩背上挂着各式各样造型的书包，小猫呀小狗呀小棕熊呀什么的，姑娘偶尔和同行的男女学生打一声两声招呼，直向学校大门驶去。

“辐轮中学”四个大字映入姑娘的眼帘，姑娘看着这四个熟悉的大字，下车迎着学校门房师傅笑盈盈地点点头。

门房的师傅姓李，李师傅礼貌地寒暄了一声：“白老师早啊！”

这位白老师径直朝教学大楼而来。

这原本是一所铁路中学，“辐轮”者，就有火车的含义。校园很大，两排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夹着一条南北走向的直直的马路，把操场分为东西两半：东半为一片平坦的绿茵地，被环形跑道规范地围绕着；西半为球场，林立着一副副篮球架、排球架，操场很宽阔，一下子把乳白色的教学大楼衬托得十分庄严、肃穆……

2

高一（四）班整洁而安静的教室讲台上，外语老师蓝玲危襟正坐，她二十五六岁年纪，脸庞红润，樱桃小口，柳叶弯眉。神情虽然颇显威严，但两颊的小酒窝却还是遮不住满脸的稚气。她扫视着全班同学，似乎要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挖掘出稀世珍宝来。这是一次外语作文课。黑板上大书着“My family（我的家庭）”的字样，同学们齐楚楚地伏身课桌，只听见笔尖在纸上“刷刷刷”的摩擦声，如小溪潺潺流水，只觉沁人肺腑。

蓝玲的眉毛突然凝缩，她的视线向教室左侧转移，最后，终于停在学生冯欣身上。

冯欣刚刚写上作文题目，就也斜着双眼，一会儿偷觑着蓝玲老师，一会儿不断地旋转着手中的钢笔，一会儿又揉搓着手指上柔嫩的皮肤，她脸盘通红通红。

蓝玲站起来，轻手轻脚地走近冯欣，低下头，额头快要挨上冯欣的脸庞了。

蓝玲小声地询问：“冯欣，身体不好吗？”

冯欣的脸庞涨红涨红的，鼻梁剧烈抽搐两下，眼泪扑簌簌坠落下来，最后终于忍不住“哇”一声，号啕大哭……

全班顿时开了锅一样沸腾了。

杨俊：“什么事嘛，值得在课堂上嚷嚷？”

许文彬：“这些小女生，就会哭鼻子。”

团支部书记曹燕向许文彬摆了摆手：“你们先别傻吵吵，老师会处理好的。”

任丽丽看看杨俊：“哦，上操时我就看她眼圈红红的。”

王晓娜：“我也早就发现她情绪不稳。”

蓝玲这时也手足无措，但看到全班哗然，只好拉着冯欣的手不解地说：“那我们出去吧。”

3

蓝玲和冯欣走出了教室，来到高一年级组办公室。

蓝玲把冯欣交给了她的班主任白雯，小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走出办公室，继续去上课去了。

冯欣还在嚤嚤地哭着，看着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，暂时抑制住了哭声，变成一顿一顿的哽咽声，老师们停住了手中的工作，纷纷向前来问讯。

李珊珊：“冯欣哪，有什么事，这么委屈啊？”

潘盼：“有病啦？还是怎么啦……”

赵志鸿：“给你们白老师讲讲，别哭啦……”

白雯移过办公椅子，面向冯欣坐下。

白雯关切地问：“冯欣，别哭啦，说说怎么回事吧？”

冯欣哽咽着：“我妈吵我……我爸打我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冯欣突然失去了控制，再一次爆发出痛切的哭声。

白雯想问个究竟，看着这个女学生，比自己不过小上四五岁，平时学习不错，挺活泼开朗的，在班上担任文艺委员，也算是班主任的左右手。

白雯：“原来是家里的事不开心啊。”

冯欣：“白老师，我要回家……”

冯欣抽泣着，白雯打量着她的神态，若有所思。

墙角办公桌上，孟康老师站起身来小声对白雯说了几句话。

孟康：“白老师，你看这，这，女孩子嘛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就让她回去吧……”

众人齐声附和。

王培风：“是呀，女孩儿嘛，总有点什么隐情吧。”

赵志鸿：“我说，冯欣啊，你也是你班的文艺委员呢，小大人了，遇事不要总哭鼻子呀。”

孔启之：“嗯，先别太激动。”

白雯：“好吧，冯欣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再说吧，跟你爸爸妈妈好好说说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心平气和点儿才是。”

白雯为冯欣拭拭泪，冯欣离开了办公室。

4

白雯感到困惑、茫然。她从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辐轮中学，半年来一直是高一（四）班的班主任，这个班不如三班，但比其他班好多了。因为大学时品学兼优，因此到中学后颇得各方信任，初出校门就委任以高中班的班主任，这算是重用了，她自觉肩上责任重大，但她无论如何无论在感觉上总逃不脱孩子般的稚气，她对待学生，总觉得他（她）们是她的弟弟和妹妹，她还没有为人师长的习惯。

王培风：“我说白雯哪，这个冯欣不知怎么了。不过，你看你呀，还没处理这件事呢，就有点慌乱，好像没了主意。”

白雯：“王老师，真叫你看出来我了。真的，我还觉得自己像个学生，简直也像个中学生呢。”

赵志鸿：“不说这个了，就说冯欣这件事吧。我看，她家里一定觉得她有什么事。”

孟康回到他在落地窗前一张办公桌上，但没有坐下，又回过头来。

孟康：“冯欣父母大概是望子成龙，不，望女成凤的心情也太迫切了，不该对他们的女儿这样轻易动粗。”

这个孟康看上去也该二十七八岁了，一米八的个头儿，身材魁梧，一副伟丈夫相。他是这个年级组的组长，是一个年轻的党员，又是三班的班主任，这个班学生的学习成绩虽然均衡，但不乏尖子生，班风很好，加上有这样一个高马大的班主任，就算班上有几个调皮学生，谁敢乱说乱动呢？

王培风：“听说冯欣父母都是机务段高工，知识分子竟这样粗暴。”

王培风老师五十有七，花白头发，中等身材，微黑的透着红润的脸上极有光彩。他是一个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党员，又是一个教龄满三十年的老教师，他文文雅雅，出口“科学发展观”，闭口“党的基本路线”；他为人正直，主持公道，是一个颇受人尊敬的角色。

潘盼：“王老师说得对。人嘛，又不是铁砧上的机器零件，锤打两下就成形了？”

潘盼老师插上这么一句，说得蛮有哲理性的。也难怪大伙把潘老师叫“熊猫”，她快四十有五的人了，保养得很好，一头秀发油黑油黑，白白胖胖的脸上常常涂抹着一层白霜，显得白皙但总觉得有点多余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尤其一对黑眼圈引人注目，真如一副小熊猫态，再加上她的名字，正谐外语里的“panda”即熊猫的单词，所以，比她年龄大点的老师把潘老师称作熊猫时，潘老师也就呵呵一笑，认可了。

赵志鸿：“是呀，冯欣这孩子平时不错嘛，待人挺热情的……”

孔启之：“也可能是被她爸妈误解了，说不定呢。”

李珊珊：“这个嘛，说不准，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吧。”

白雯站起身来，拢一下额前的短发，一副略有所思的神态。

下午，白雯的办公桌上，堆满了作文本，她忙于批改作业。

突然，办公室外有人喊：“白老师，电话！”

原来，老师的办公室里是没有外线电话的，这显然是教导处的小王在喊。

白雯急急地向教导处跑去。

来到教导处，白雯已经站在电话机旁。

电话机里传来焦急的声音：“白老师吗？”

白雯回答：“你是……”

电话里回答：“我呀，是冯欣的妈妈，我一时没有记住你的手机号，只好打电话到教导处来，白老师啊，请问一下，冯欣中午没有回家吃饭，是否在学校？”

白雯：“上完第一节课她就回家了。一直没有再来学校。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啊，是这样啊，可是，她没有回家。”

白雯也显出点焦躁来：“知道了，阿姨，请你回忆一下，她可能去的地方，亲戚或同学那里……”

白雯放下电话，走出教导处办公室。

白雯回到年级组办公室里，神情有点慌乱。

李珊珊看出一点什么，问道：“小白，有急事？”

白雯镇定了一下情绪，说：“冯欣没有回去，她离家出走了。”

李珊珊没有思索：“小白，走，咱们找她去。”

白雯沉思了一下，似乎回忆起来什么似的：“我先问一下学生，看他们那里有没有一点线索。”

白雯走出门去，一会儿，和她一块进来的是高一（四）班的女团支部书记，她叫曹燕。

曹燕站在白雯的办公桌旁。

白雯：“曹燕，你知道冯欣爸爸妈妈为什么吵冯欣吗？”

曹燕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雯：“她上午离开学校后没有回家，可能去哪里啦？”

曹燕：“不清楚。”

白雯：“班上谁会知道她的下落呢。”

曹燕迟疑了一下：“说不清。”

白雯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先去吧。”

曹燕：“那我问问其他同学，看他们知道不？”

曹燕离开了办公室。

6

宝城大街上，白雯、孔启之、孟康和李珊珊四人各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一字儿跟上，他们走街串巷，逢大小商店也进一进，寻寻觅觅，走走停停。孟康的班上，学生出走的事也发生过，他显得颇有经验。猫头鹰一样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角落。

孟康：“白雯，咱们去那边，那边有一个卖画片的地方。”

白雯有些不以为然：“这时，她哪有闲工夫去那里呢？”

孔启之突然喊：“看吧，那不是？来了！”

他们几个人眼睛一亮，向前方看去，前面有两个人向白雯他们走过来，但并没有见冯欣，却是冯欣的爸爸妈妈。冯欣爸爸妈妈刚刚下了一辆出租车，急急地赶过来。作为家长，冯欣的爸爸妈妈经常去学校，因此和老师们都颇为熟悉。

冯欣的爸爸妈妈很着急的样子。冯欣的妈妈眼圈红红的。

白雯他们快速迎上前去。

白雯：“阿姨……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白老师呀，冯欣这孩子真叫人操心，昨几个说了她几句，谁知她这样……”

冯欣的爸爸：“你们也在找她吧，真是难为老师们啦。”

孟康：“我们正在找，你们坐在我们的自行车后面，咱们一块再找找吧。”

冯欣父母分别坐在孟康孔启之两人的电动自行车上。六人急急向前走。正街上，小巷里，并不见任何踪迹。

突然，在一片店铺旁，一张红绿白相间的太阳伞下，一个姑娘背向大街正和一个小伙子品茶攀谈，冯欣妈妈好像猎人发现了猎物，几乎喊出了声：“那

不是冯欣吗？”

六人急奔茶座，小伙子感到诧异，姑娘转过脸来，不是冯欣。

冯欣妈妈急得面部通红：“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……”

冯欣爸爸安慰着：“别太急，别太急……”

白雯问冯欣的爸爸：“你问过亲戚了吗？”

冯欣的爸妈：“这里的亲戚都去过电话问过啦，都说没见到。”

孟康：“我看咱们回去吧，商量一下再说吧。”

李珊珊：“是呀，这样找下去，不是大海捞针吗？”

白雯：“那好吧，我们回去。”

7

冯欣到底在哪里呢？

晚上7点多钟，冯欣家的客厅里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，陈设很简朴。

冯欣的爸爸妈妈无心吃晚饭，正守在电话机旁。

电话铃响了。冯欣爸爸拿起电话：“哦，西安吗？……冯欣舅舅吗？……”

冯欣的爸爸放下电话，声音低沉：“没有去她舅舅家。”

门铃响了，白雯老师走进来，她气喘吁吁：“有线索吗？”

冯欣的爸爸妈妈：“没有……”

白雯：“我们也到处寻了，没有消息。我看，这样吧——冯欣临走时，说你们打了她骂了她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看看能不能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。”

冯欣妈妈镇定了一下情绪说：“十七八岁的孩子，正在长知识的时候，我们总不能任她什么都干哪。”

冯欣爸爸情绪激动，说话有些结结巴巴：“她妈妈说了她几句，她不服。我就用手推搡了她一下，谁知……”

白雯坐下来，示意冯欣的妈妈简练点：“说吧。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昨晚10点左右，我估计学校下晚自习了，冯欣迟迟没有回来，我就去接她。刚刚走到马路树林旁，谁知却听到她正在树林里和一个男青年说

话——”

秋夜，月光朦胧，树影婆娑，冯欣正在和她的同班同学李刚攀谈，不过，此时的李刚很难看清面庞，冯欣的妈妈并没有辨认出来。

冯欣：“最近，你看了什么书啦？”

李刚：“看了，是法国那个名作家乔治·桑的小说《娜依》。”

冯欣：“《娜依》？我也看过的。”

李刚：“你说，娜依和埃米里昂两个的家境那么悬殊，怎么也就相爱了呢？”

冯欣：“虽然娜依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女孩儿，但她救了埃米里昂。要不是娜依，埃米里昂还不一辈子蹲监狱吗？”

李刚：“嗯，对了，过去大家说英雄救美，这可是个美救英雄的故事呢！”

冯欣：“你想想，埃米里昂不是落难到那个绝路，一个贵族子弟能爱上一个被遗弃的乡村农家女吗？”

李刚：“我看，这两个人的爱情总觉沾上了点功利味儿。”

冯欣：“也许开始时有点，但爱情也有个成熟的过程。”

李刚：“你是不是指埃米里昂后来参军服役，经过了那段漫长分离与痛苦等待之后，他们才得以结合？”

冯欣：“是的，就这段我看很惨。一对男女竟然可能熬过这样长时间的等待而不变心，你说还不可贵吗？”

李刚：“其实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恩，但不一定有情，你说，是吗？”

冯欣：“这种事很多呢。比如说，梅里美的《卡门》里那个卡门，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李刚：“哦，这本书我还没看过。”

冯欣：“书里的故事是发生在西班牙，卡门是个美丽的波希米亚女郎，早先在卷烟厂当女工，因和同伴争吵，她动刀伤人，后来被逮捕了。”

李刚：“是不是又是有人救了她？”

冯欣：“对。这次是英雄救美了。”

李刚：“嘿嘿。”

冯欣：“押送卡门的士兵中有个叫唐何塞的是她的同乡，就把她放走了。”

李刚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冯欣：“唐何塞因此进了监狱，后来，他出狱后找到了卡门，并杀死了卡门的情人。”

李刚：“我想卡门应当对唐何塞感恩戴德呀。”

冯欣：“卡门不愿受唐何塞的约束、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她把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。”

李刚：“可见恩情与爱情并没有太多的联系。”

冯欣：“唐何塞以死相逼，要她同自己一起到美洲去。卡门宁死不从，终于倒在唐何塞的刀下……”

李刚：“呀，太残忍了。”

在冯家的客厅里。

冯欣的妈妈：“高中学生了，一男一女，话题全是爱情啊什么的，这怎么行啊？”

白雯：“你看清了那个男孩儿是谁吗？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不认识。”

白雯：“长的什么样？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他背对着我，再加上灯光太暗。”

白雯：“穿的什么衣服？”

冯欣的妈妈：“哦，T恤衫吧。”

8

高一年级办公室里，白雯正在和老师们展开讨论。

蓝玲：“T恤衫，T恤衫，现在穿T恤衫的青年太多了，说得清是哪一个呢？”

孔启之：“出个寻人启事吧。”

王培风：“我看，还是在电视上让她妈妈出面说几句话，这样效果会更快

些。”

潘盼：“小孩嘛，生生气，气消了，自己也就回来了，何必弄得满城风雨。”

李珊珊：“不能消极等待，这已是一天没有消息了，还是想些办法为好。”

孟康：“冯欣平时和班上哪个男同学处得较近，可以了解一下。”

孟康的话对白雯似乎有所启发，白雯略有所思：“我看，大家说的办法都有些道理，可以试一下的。”

白雯向教室走去。

教室里，鸦雀无声，同学们都在安静地上自习。

不错，蓝玲说得很对，这时虽然正值仲秋，人常说，秋后还有火老虎，天气还是很热的。白雯数了数，有十多个学生穿着T恤衫。冯欣的妈妈说的那个青年是不是冯欣的同班同学，还不得而知。

白雯走下讲堂在教室里转了几周遭，仔细地看看每个同学的面部表情，似乎要从他们那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。

白雯看着全班同学：“同学们，冯欣的爸爸妈妈非常着急，如果谁发现了冯欣的线索，就赶快来老师这里说一下。”

同学们看看白雯老师，点头表示同意。

曹燕：“好，我们同学也在关注着。”

闻娟：“有情况一定报告老师。”

方博：“也许，我们班有人知道她的下落。”

几个同学七嘴八舌之后，大家又埋头去做作业。

9

因为教学工作忙，白雯和蓝玲平时都住在辐轮的职工宿舍里。这个职工宿舍，一个典型的姑娘卧室。贴得花花绿绿，托尔斯泰的画像，鲁迅的画像，还有各种明星照。

夜深了，蓝玲已进入了梦乡。灯下，白雯哪能睡得着呢。

白雯翻翻自己的日记本，写道：“冯欣出走一天，至今不见下落。”

白雯的手机传来悦耳的音乐。

白雯打开手机，听到的是冯欣的妈妈哽咽的抽泣声，白雯安慰冯欣的妈妈：“哦，没有消息，知道了……公安局备案了，那也好，我这里也没有线索，想办法吧。”

白雯合拢手机，继续记她的日记：“父母和子女的感情本来是深厚的，可是，在某一特定的时间，却被无端地疏忽了，如何恢复这种感情……”

临了，她又翻翻自己的日记本，然后合起来狠狠拍了一下，自言自语：“这样办吧。”

10

辐轮中学的又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上课铃声响了。

白雯走进教室里，同学们全体起立：“老师好！”

白雯：“同学们好，请坐。”

白雯开始上课。

白雯：“同学们，这一节，我们练习写一篇日记。要求把这几天让你最激动的事情写出来。当然，日记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体裁……”

第三排李刚举手，白雯示意李刚站起来说话。

李刚：“日记能不能虚构呢。”

白雯：“当然，日记不能虚构。虚构的东西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要扣分的。”

白雯下意识地观察起李刚的神态，李刚也正斜眼偷觑着他们的白老师。

白雯：“抓紧时间，下课交日记。”

同学们铺开练习本，开始写作，课堂上传来了钢笔在纸上划动的“沙沙沙”的响声……